

古典

# 儒林外史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古典文学精编家藏书系

中华传统文化

原著 清 吴敬梓  
〔主编 张琪〕



家藏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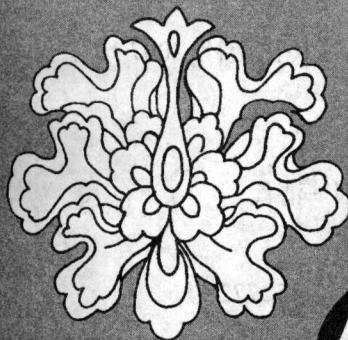


古典文学精编家藏书系

主编／张琪

# 儒林外史

○(清)吴敬梓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藏  
书  
经  
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林外史/张琪编.一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10

(古典文学精编家藏书系)

ISBN 978-7-204-09286-4

I . 儒… II . 张… III .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2772 号

**古典文学精编家藏书系**

---

主 编 张 琪

责任编辑 哈斯托娅

封面设计 巨嘴鸟卡通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随州报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230

字 数 2800 千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套

书 号 ISBN 978-7-204-09286-4/I · 1856

定 价 384.00 元(全 20 册)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古典文学精编家藏书系

## 儒林外史

中国古典文学是世界文学史上闪烁着灿烂光辉的经典性作品或优秀作品，它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令人瞩目的瑰宝。中国古典文学有诗歌、散文、小说以及词、赋、曲等多种表现形式，在各种文体中，又有多种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法，从而使中国古典文学呈现出多姿多彩、壮丽辉煌的图景。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养育了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又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更具有深刻影响力。

儒林外史

古典文学精编家藏书系

说唐  
水浒传  
三国演义

小五义  
包公案  
施公案

杨家将传  
儒林外史  
隋唐演义

说岳全传  
宋词三百首  
菜根谭·呻吟语

西游记  
红楼梦  
桃花扇

狄公案  
封神演义  
济公全传

济公全传  
世说新语  
菜根谭·呻吟语

# 前言

## 前 言

《儒林外史》成书于清朝，作者吴敬梓以写“儒林”为中心，旁及当时的宦海沉浮和时代风尚。对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和批判，将封建末世的伦理道德、文化生活、官场腐朽黑暗活生生地展现给我们。

《儒林外史》的批判矛头直指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作品塑造了一群热衷科举、追求功名富贵的读书人形象，尖酸地讽刺了因谋取功名而造成的极端虚伪、丑恶的社会风气。

《儒林外史》的语言是准确、生动、传神的，讽刺手法高超绝妙，在艺术上达到了较高水平，鲁迅先生曾语之为“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

《儒林外史》刻画人物细致入微，故事深刻、鞭辟入里，读这些故事的同时，我们也感受到了古代知识分子对八股取士的狂热。如周进考到六十岁却连一个秀才也没捞到；又如五十四岁的老童生范进，考了二十多次才中了举人，而当这个梦想变为现实之后，主人公惊喜交加，竟兴奋得发了疯……我们也体会到了人心善变，范进中了举人后，从来不高看自己的岳父——胡屠户，一改往日凶神恶煞的嘴脸，竟也毕恭



# 前言

毕敬地前来贺喜。

《儒林外史》是一部时代的缩影。它时间跨度大，一部书中浓缩了一百多年的事情，塑造了二百多个人物。通过各类“儒林”人物的被愚弄、被腐蚀、被消磨，深刻地揭露了封建末世文化教育和精神道德的严重危机。作者用长篇小说这种艺术形式深刻地反映了“一代文人”受苦受难，不得重用的历程。

在吴敬梓生活的清朝，正是封建统治者严酷钳制文化思想的时期，许多文人因为一言不慎而锒铛入狱，甚至牵连族人。因此，作者不得不费尽心思，让小说中的人物生活在明代社会。但这一处理并没有湮没本书独有的艺术价值。

在嬉笑怒骂中，一个个草菅人命，中饱私囊的统治者；一个个饱含辛酸，即可悲又可恨的文人形象跃然纸上。作者在讽刺的同时，也揭示了具有悲剧色彩的社会本质，使读者在会心微笑的同时，又颇感酸楚无限。

## 编 者

吴敬梓，字敏轩，号粒民，晚号“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举人，二十五年（1760）进士，官编修。嘉庆初，因事降调知新安府黟县令，未到任，即辞官归里。他家世业医，好学，通音律，善诗文，尤长于小说。著有《儒林外史》，另著有《文木山房集》、《文木山房集注》等。



目  
录

18	金兵入朝堂害宋
82	业师指陈大忠烈 回三十一
89	顾南飞封王侯爵
90	以奇制公敌 回四十
90	冲冠一怒为红颜 回五十一
90	举烽报童叟报父仇
90	家徒壁立身陷大狱 回六十
90	士卒学留良策 回七十二
90	过海翻高士翻江 回八十三
90	周易占卜出奇兵 回九十四
90	胡屠户行凶闹捷报 回一百一
90	荐亡斋和尚吃官司 回一百二
90	打秋风乡绅遭横事 回一百三
90	王秀才议立偏房 回一百四
90	严监生疾终正寝 回一百一十
90	乡绅发病闹船家 回一百一十一
90	寡妇含冤控大伯 回一百一十二
90	范学道视学报师恩 回一百一十三
90	王员外立朝敦友谊 回一百一十四
90	王观察穷途逢世好 回一百一十五
90	娄公子故里遇贫交 回一百一十六
90	娄公子捐金赎朋友 回一百一十七
90	刘守备冒姓打船家 回一百一十八
90	鲁翰林怜才择婿 回一百一十九
90	蓬公孙富室招亲 回一百二十
90	鲁小姐制义难新郎 回一百二十一
90	杨司训相府荐贤士 回一百二十二
90	名士大宴莺脰湖 回一百二十三



目  
录

侠客虚设人头会	81
<b>第十三回</b>	
蘧跣夫求贤问业	
马纯上仗义疏财	88
<b>第十四回</b>	
蘧公孙书坊送良友	
马秀才山洞遇神仙	95
<b>第十五回</b>	
葬神仙马秀才送丧	
思父母匡童生尽孝	102
<b>第十六回</b>	
大柳庄孝子事亲	
乐清县贤宰爱士	108
<b>第十七回</b>	
匡秀才重游旧地	
赵医生高踞诗坛	115
<b>第十八回</b>	
约诗会名士携匡二	
访朋友书店会潘三	122
<b>第十九回</b>	
匡超人幸得良朋	
潘自业横遭祸事	128
<b>第二十回</b>	
匡超人高兴长安道	
牛布衣客死芜湖关	135
<b>第二十一回</b>	
冒姓字小子求名	
念亲戚老夫卧病	141
<b>第二十二回</b>	
认祖孙玉圃联宗	
爱交游雪斋留客	148
<b>第二十三回</b>	
发阴私诗人被打	
叹老景寡妇寻夫	155
<b>第二十四回</b>	
牛浦郎牵连多讼事	
鲍文卿整理旧生涯	162
<b>第二十五回</b>	
鲍文卿南京遇旧	
倪廷玺安庆招亲	169
<b>第二十六回</b>	
向观察升官哭友	
鲍廷玺丧父娶妻	175
<b>第二十七回</b>	
王太太夫妻反目	
倪廷珠兄弟相逢	182



目  
录

第二十八回	季苇萧扬州入赘 萧金铉白下选书	188
第二十九回	诸葛佑僧寮遇友 杜慎卿江郡纳姬	195
第三十回	爱少俊访友神乐观 逞风流高会莫愁湖	201
第三十一回	天长县同访豪杰 赐书楼大醉高朋	208
第三十二回	杜少卿平居豪举 娄焕文临去遗言	216
第三十三回	杜少卿夫妇游山 迟衡山朋友议礼	222
第三十四回	议礼乐名流访友 备弓旌天子招贤	229
第三十五回	圣天子求贤问道 庄征君辞爵还家	236
第三十六回	常熟县真儒降生 泰伯祠名贤主祭	242
第三十七回	祭先圣南京修礼 送孝子西蜀寻亲	248
第三十八回	郭孝子深山遇虎 甘露僧狭路逢仇	256
第三十九回	萧云仙救难明月岭 平少保奏凯青枫城	263
第四十回	萧云仙广武山赏雪 沈琼枝利涉桥卖文	269
第四十一回	庄濯江话旧秦淮河 沈琼枝押解江都县	276
第四十二回	公子妓院说科场 家人苗疆报信息	283
第四十三回	野羊塘将军大战	

目  
录

	歌舞地酋长劫营	289
第四十五回	汤总镇成功归故乡 余明经把酒问葬事	296
第四十五回	敦友谊代兄受过 讲堪舆回家葬亲	302
第四十六回	三山门贤人饯别 五河县势利熏心	309
第四十七回	虞秀才重修元武阁 方盐商大闹节孝祠	315
第四十八回	徽州府烈妇殉夫 泰伯祠遗贤感旧	322
第四十九回	翰林高谈龙虎榜 中书冒占凤凰池	328
第五十回	假官员当街出丑 真义气代友求名	334
第五十一回	少妇骗人折风月 壮士高兴试官刑	340
第五十二回	比武艺公子伤身 毁厅堂英雄讨债	345
第五十三回	国公府雪夜留宾 来宾楼灯花惊梦	351
第五十四回	病佳人青楼算命 呆名士妓馆献诗	357
第五十五回	添四客述往思来 弹一曲高山流水	365
第五十六回	神宗帝下诏旌贤 刘尚书奉旨承祭	371





信  
本  
夕  
史

卷  
第  
不  
行

# 第一回 说楔子敷陈大义 借名流隐括全文

人生南北多歧路，将相神仙，也要凡人做。百代兴亡朝复暮，江  
风吹倒前朝树。 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酒  
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

这一首词，也是个老生常谈。不过说：人生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著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后，味同嚼蜡。自古及今，那一个看破得的！

虽然如此说，元朝末年，也曾出了一个见嵌崎磊落的人。这人姓王名冕，在诸暨县乡村居住；七岁时死了父亲，他母亲做些针黹，供给他到村学堂里去读书。看看三个年头，王冕已是十岁了。母亲唤他到面前来，说道：“儿啊！不是我有心要耽误你，只因你父亲死后，我一个寡妇人家，只有出去的，没有进来的；年岁不好，柴米又贵，这几件旧衣服和些旧家伙，当的当了，卖的卖了；只靠著我替人家做些针黹生活赚来的钱，如何供得你读书？如今没奈何，把你雇在隔壁人家放牛，每月可以得他几钱银子，你又有现成饭吃，只在明日就要去了。”王冕道：“娘说的是。我在学堂里坐著，心里也闷；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要读书，依旧可以带几本去读。”当夜商议定了。

第二日，母亲同他到隔壁秦老家，秦老留著他母子两个吃了早饭，牵出一条水牛来交给王冕。指著门外道：“就在我这大门过去两箭之地，便是七柳湖，湖边一带绿草，各家的牛都在那里打睡。又有几十棵合抱的垂杨树，十分阴凉；牛要渴了，就在湖边上饮水。小哥，你只在这一带玩耍。我老汉每日两餐小菜饭是不少的；每日早上，还折两个与你买点心吃。只是百事勤谨些，休嫌怠慢。”他母亲



谢了，就要回家去，王冕送出门来，母亲替他理衣裳。说道：“你在此须要小心，休惹人说不是；早出晚归，免我悬望。”王冕应诺，母亲含著两眼眼泪去了。

王冕自此在秦家放牛，每到黄昏，回家跟著母亲歇宿。或遇秦家煮些腌鱼腊肉给他吃，他便拿块荷叶包了回家，递与母亲。每日点心钱，他也不买了吃；聚到一两个月，便偷个空，走到村学堂里，见那闯学堂的书客，就买几本旧书。逐日把牛栓了，坐在柳阴树下看。

弹指又过了三四年。王冕看书，心下也著实明白了。那日，正是黄梅时候，天气烦躁。王冕放牛倦了，在绿草地上坐著。须臾，浓云密布，一阵大雨过了。那黑云边上，镶著白云，渐渐散去，透出一派日光来，照耀得满湖通红。湖边山上，青一块，紫一块。树枝上都像水洗过一番的，尤其绿得可爱。湖里有十来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王冕看了一回，心里想道：“古人说：‘人在图画中’其实不错！可惜我这里没有一个画工，把这荷花画他几枝，也觉有趣！”又心里想道：“天下那有个学不会的事？我何不自画他几枝？”正存想间，只见远远的一个夯汉，挑了一担食盒来；手里提著一瓶酒，食盒上挂著一块毡条，来到柳树下。将毡条铺了，食盒打开。那边走过三个人来，头带方巾，一个穿宝蓝夹纱直裰，两人穿玄色直裰，都是四五十岁光景，手摇白纸扇，缓步而来。那穿宝蓝直裰的是个胖子，来到树下，尊那穿玄色的一个胡子坐在上面，那一个瘦子坐在对席。他想是主人了，坐在下面把酒来斟。

吃了一回，那胖子开口道：“危老先生回来了。新买了住宅，比北京里钟楼街的房子还大些，值得二千两银子。因老先生要买，房主人让了几十两银卖了，图个名望体面。前月初十搬家，太尊、县父母都亲自到门来贺，留著吃酒到二三更天。街上的人，那一个不敬！”那瘦子道：“县尊是壬午举人，乃危老先生门生，这是该来贺的。”那胖子道：“敝亲家也是危老先生门生，而今在河南做知县；前日小婿来家，带二斤乾鹿肉来赠予，这一盘就是了。这一回小婿再去，托敝亲家写一封字来，去晋谒晋谒危老先生。他若肯下乡回拜，也免得这些乡户人家，放了驴和猪在你我田里吃粮食。”那瘦子道：“危老先生要算一个学者了。”那胡子说道：“听见前日出京时，皇上亲自送出城外，携手走了十几步，危老先生再三打躬辞了，方才上轿回去。看



这光景，莫不是就要做官？”三人你一句，我一句，说个不了。理会王冕见天色晚了，牵了牛回去。自此，聚的钱，不买书了；托人向城里买些胭脂铅粉之类，学画荷花。初时画得不好，画到三个月之后，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只多著一张纸，就像是湖里长的；又像才从湖里摘下来贴在纸上的。乡间人见画得好，也有拿钱来买的。王冕得了钱，买些好东西孝敬母亲。一传两，两传三，诸暨一县都晓得是一个画没骨花卉的名笔，争著来买。到了十七八岁，不在秦家了。每日画几笔画，读古人的诗文，渐渐不愁衣食，母亲心里欢喜。这王冕天性聪明，年纪不满二十岁，就把那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通。但他性情不同：既不求官爵，又不交朋友，终日闭户读书。又在《楚辞图》上看见画的屈原衣冠，他便自造一顶极高的帽子，一件极阔的衣服，遇著花明柳媚的时节，便乘一辆牛车载了母亲，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著鞭子，口里唱著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的乡下孩子们三五成群跟著他笑，他也不放在意下。只有隔壁秦老，虽然务农，却是个有意思的人；因自小看见他长大的，如此不俗，所以敬他、爱他，时常和他亲热地邀在草堂里坐著说话儿。一日，正和秦老坐著，只见外边走进一个人，头带瓦楞帽，身穿青布衣服。秦老迎接，叙礼坐下。这人姓翟，是诸暨县一个头役，又是买办。因秦老的儿子秦大汉拜在他名下，叫他乾爷，所以时常下乡来看亲家。秦老慌忙叫儿子烹茶、杀鸡、煮肉款留他，并要王冕相陪。彼此道过姓名，那翟买办道：“这位王相公，可就是会画没骨花的么？”秦老道：“便是了。亲家，你怎得知道？”翟买办道：“县里人那个不晓得？因前日本县吩咐要书二十四副花卉册页送上司，此事交在我身上。我闻有王相公的大名，故此一迳来寻亲家。今日有缘，遇著王相公，是必费心画一画。在下半个月后下乡来取。老爷少不得还有几两润笔的银子，一并送来。”秦老在旁，再三怂恿。王冕屈不过秦老的情，只得应诺了。回家用心用意，画了二十四副花卉题了诗在上面。翟头役禀过了本官，那知县时仁发出二十四两银子来。翟买办扣克了十二两，只拿十二两银子送与王冕，将册页取去。时知县又办了几样礼物，送与危素，作候问之礼。危素受了礼物，只把这本册页看了又看，爱玩不忍释手；次日，备了一席酒，请时知县来家致谢。当下寒暄已毕，酒过数巡，危素道：“前日承老父

台所惠册页花卉，还是古人的呢，还是现在人画的？”时知县不敢隐瞒，便道：“这就是门生治下一个乡下农民，叫做王冕，年纪也不甚大。想是才学画几笔，难入老师的法眼。”危素叹道：“我学生出门久了，故乡有如此贤士，竟然不知，可为惭愧！此兄不但才高，胸中见识，大是不同，将来名位不在你我之下，不知老父台可以约他来此相会一会么？”时知县道：“这个何难！门生回去，即遣人相约；他听见老师相爱，自然喜出望外了。”说罢，辞了危素，回到衙门，差翟买办持个侍生帖子去约王冕。翟买办飞奔下乡，到秦老家，邀王冕过来，一五一十向他说了。王冕笑道：“却是起动头翁，上覆县主老爷，说王冕乃一介农夫，不敢求见；这尊帖也不敢领。”翟买办变了脸道：“老爷将帖请人，谁敢不去！况这件事原是我照顾你的；不然，老爷如何得知你会画花？照理，见过老爷还该重重的谢我一谢才是！如何走到这里，茶也不见你一杯，却是推三阻四，不肯去见，是何道理！叫我如何去回覆老爷？难道老爷一县之主，叫不动一个百姓么？”王冕道：“头翁，你有所不知。假如我为了事，老爷拿票子传我，我怎敢不去？如今将帖来请，原是不逼迫我的意思了，我不愿去，老爷也可以相谅。”翟买办道：“你这说的都是甚么话！票子传著，倒要去；帖子请著，倒不去！这下是不识抬举了！”秦老劝道：“王相公，也罢；老爷拿帖子请你，自然是好意，你同亲家去走一回罢。自古道：‘灭门的知县。’你和他拗些什么？”王冕道：“秦老爷，头翁不知，你是听见我说过的。不见那段干木、泄柳的故事么？我是不愿去的。”翟买办道：“你这是难题目与我做，叫我拿甚么话去回老爷？”秦老道：“这个果然也是两难。若要去时，王相公又不肯；若要去时，亲家又难回话。我如今倒有一法：亲家回县里，不要说王相公不肯；只说他抱病在家，不能就来。一两日间好了就到。”翟买办道：“害病，就要取四邻的甘结！”彼此争论一番，秦老整治晚饭与他吃了；又暗叫了王冕出去向母亲要了三钱二分银子，送与翟买办做差事，方才应诺去了，回覆知县。

知县心里想道：“这小斯那里害什么病！想是翟家这奴才走下乡狐假虎威，著实恐吓了他一场；他从来不曾见过官府的人，害怕不敢来了。老师既把这个个人托我，我若不把他叫了来见老师，也惹得老师笑我做事疲软；我不如竟自己下乡去拜他。他看我赏他脸面，断不



是难为他的意思，自然大著胆见我。我就顺便带了他来见老师，却不是办事勤敏？”又想道：“堂堂一个县令，屈尊去拜一个乡民，惹得衙役们笑话。”又想到：“老师前日口气，甚是敬他；老师敬他十分，我就该敬他一百分。况且屈尊敬贤，将来志书上少不得称赞一篇；这是万古千年不朽的勾当，有甚么做不得？”

当下定了主意，次早传齐轿夫，也不用全副执事，只带八个红黑帽夜役军牢。翟买办扶著轿子，一直下乡来。乡里人听见锣声，一个个扶老携幼，挨挤了看。轿子来到王冕门首，只见七八间草屋，一扇白板门紧紧关著。翟买办抢上几步，忙去敲门。敲了一会，里面一个婆婆，拄著拐杖，出来说道：“不在家了。从清早里牵牛出去饮水，尚未回来。”翟买办道：“老爷亲自在这里传你家儿子说话，怎的慢条斯理，快快说在那里，我好去传！”那婆婆道：“其实不在家了，不知在那里。”说毕，关著门进去了。说话之间，知县轿子已到；翟买办跪在轿前禀道：“小的的传王冕，不在家里；请老爷龙驾到公馆里略坐一坐，小的再去传。”扶著轿子，过王冕屋后来。

屋后横七竖八条田埂，远远的一面大塘，塘边都栽满了榆树、桑树。塘边那一望无际的几顷田地，又有一座山，虽不甚大，却青葱树木，堆满山上。约有一里多路，彼此叫呼，还听得见。知县正走著，远远的有个牧童，倒骑水牯牛，从山嘴边转了过来。翟买办赶上，问道：“秦小二汉，你看见你隔壁的王老大牵了牛在那里饮水哩？”小二道：“王大叔么？他在二十里路外王家集亲家那里吃酒去了。这牛就是他的，央及我替他赶了来家。”翟买办如此这般禀了知县。知县变著脸道：“既然如此，不必进公馆了！即回衙门去罢。”时知县此时心中十分恼怒，本要立即差人拿了王冕来责惩一番，又恐怕危老师说他暴躁，且忍口气回去，慢慢向老师说明此人不中抬举，再处治他也不迟。知县去了。

王冕并不曾远行，即时走了来家；秦老过来抱怨他道：“你方才也太执意了。他是一县之主，你怎的怠慢他？”王冕道：“老爹请坐，我告诉你。时知县倚著危素的势，要在这里酷虐小民，无所不为；这样的人，我为甚么要结交他？但他这一番回去必定向危素说；危素老羞变怒，恐要和我计较起来。我如今辞别老爹，收拾行李，到别处去躲避几时。只是母亲在家，放心不下。”母亲道：“我儿！你历年卖诗